

一點。雖在其自己生命中可與天遙契，但是天仍然保持它的超越性，高高在上爲人敬畏。因此，孔子所說的天比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因而宗教意識屬於超越意識，我們可以稱這種遙契爲超越的遙契。¹³

他又以孔子的之畏來闡發天道的宗教崇高性：

畏是敬畏之畏，非畏懼之畏，敬畏與虔敬或虔誠，都是宗教意識，表示對超越者的歸依。所謂超越者在西方是 God，在中國儒家則規定是天命與天道。孔子的三畏思想，便是認爲一個健康的人格，首先必要敬畏天命。換句話說，如果缺乏超越感，對超越者沒有衷誠的虔敬與信念，那麼一個人不可能成就偉大的人格。¹⁴

由此可見，不管是牟宗三、唐君毅先生，他們都強調中國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典範。但當代新儒家的成員咸有一種共識，儒家是即道德即宗教，具備一套完整的道德形上學系統。因此，在道德意識豁顯的成聖成賢之途，天道的超越宗教性格絕不可疏忽，中庸的天道觀念就是最佳的註腳，呈顯出其時代的新意義。

三、天道－皈依解脫呼召的依據

崇拜皈依意識，是宗教存在的重要因素。儒家的天道創生不已性格，雖不似人格神的具體，但一樣可以成爲有限生命個體崇拜皈依寄寓之所在，而由有限展向無限的開展，唐先生稱這種意志爲無限的意

¹³ 同註 3，頁三四～三五。

¹⁴ 同註 3，頁二七。

志。人們超越個人欲望的意志（即解脫意識）發揮到最盡頭，便成為支持超越全宇宙的意志。如果把這無限的我客觀化其真實性，就是為神的存在。

當崇拜皈依意識發展到極端，自我頓感渺小到虛無的境地，另外又使人對神的生命超化我的生命有了信心。且產生我的超化之生命全體為神所創造，甚至連滋養我自然生命的整個世界都為神所創造。¹⁵個人對於無限存在之神的接觸與體驗，必然同時要求我們自覺把這個無限存在之神看成是超越個人主觀的存在，而有其客觀的真實性與超越的無限性。¹⁶

中國儒家哲學，自先秦高峰跌落之後以迄宋明再度復興，至民國初年諸大儒如梁漱溟先生，則言儒家只有道德而沒有宗教的意涵，幾乎已成爲學界共識。惟當代新儒家唐、牟兩先生，高倡天道性命相貫之說，提撕儒家的宗教意識，始爲世人所重視。唐先生析天德流行爲坤、乾兩道之展開發用，更確立了儒家即宗教即道德的豐富宗教內涵。天命可含超越的天命與內在的性命兩義。超越的天命，有如一個活的超越上帝從外呼召我的生命靈覺。唐先生說：

對前一義之天命說，此靈覺的生或生的靈覺，若見此天命自外境而來，自氣質體質而出。此中之外境與氣質體質，即若皆能發命令、發聲音，以對我有所呼召者，與我交談，而此時吾人即可真感一活的上帝，活的水，而我於此靈覺的生、或生的靈

¹⁵ 唐君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臺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四十七年，頁四八三～四八四。

¹⁶ 同前註，頁四八五。

覺，只是奉承之。此奉承之爲知命、俟命、安命，爲坤道。¹⁷

內在的性命，則以人之順承天命，奉承天命之呼召，有如人性之順此天人不二之自性，受自己的仁心本性的呼召，而自己立命、凝己命、正己命。¹⁸唐先生說：

自後一義之天命說，則其呈現既內在於性命，人之順其自命而行，即順此天命而行，人與天之交談，奉天之呼召，皆只是與自己之深心交談，受自己之深心所呼召，以自順此天人不二之命，而自立此命、凝此命、正此命，是爲乾道。¹⁹

坤道，生命靈覺雖然超忘隔離、破空而出，卻又相依相即，矗立著天道崇高的形上根源，令生命靈覺有了存有論的根源。當人置於超主客境界內，天命便向人啓顯。當人超越了主客的二分，處於虛靜無執之中，那超凡的便藉著那塵世的向人彰顯。²⁰

除此之外，從直觀境界與其相之生滅，人能知曉天之神明：

此境相之恆生恆滅，化似過而不留，運而無積。由此以觀此天之神明之運，即亦不留於其所呈之境相或形相者。而此神明即無形相、超形相之一片清虛，亦爲不斷呈現無窮之形相，而神化無方者。²¹

這種狀況類似宗教經驗人與神聖會遇或密契主義的出神狀態。唐氏在《人生之體驗》時的狀態有以下描述：

¹⁷ 同註 9，頁二〇一～二〇二。

¹⁸ 同註 10，頁一九五。

¹⁹ 同註 9，頁二〇二。

²⁰ 鄭順佳著，郭偉聯譯，《唐君毅與巴特》，香港，三聯書店，民國九十一年，頁四三。

²¹ 同註 9，頁二三五。

此時，我心靈是平靜超脫的，我是站在我自己煩惱過失之外，來靜觀我自己。這居於靜觀地位的我，好似一上下無依，迥然獨在的幽靈。這幽靈，一方面上開天門，仗理境下降，一方俯瞰塵寰，對我自己與一切現實存在的人，時而不勝其同情惻憫，時又不勝其虔敬禮讚。²²

總結唐先生在他的最後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認為人的心靈有客觀的自覺、主觀的自覺形成萬物散殊境，依類成化境及功能序運境、感覺互攝境、觀照凌虛境及道德實踐境，最後心靈更能自覺這主客觀相對待，因而統攝而又超越這兩者，最後指向一絕對的境界。基督教判為歸向一神境、佛教判為我法二空境、儒家判為天德流行境。

儒家的天德流行境，針對那些能自我肯定，又自覺生命應有一絕對的形上根源，希望生命心靈能與此根源有一連繫生命而設。而儒家提供的方法，是要人建立道德生命，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倫理生活，最後便會感到一絕對的道德精神存在。²³

從上述唐君毅、牟宗三繼承先秦儒學，發展宋明心性之學，並在面對現代化、基督教文明的沖擊下，返本開新，重新肯定儒家文化可以內蘊的開展出民主與科學。一般人目眩於民主科學的光輝外表，卻忘記了兩氏重新詮釋儒學的道德形上學進路中所肯定的儒學宗教之向度，超越而內在，即道德即宗教的脈絡系統。並以中庸、易傳作為宇宙本體論宗教向度的代表，開拓儒學一片宗教的園地。

²²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臺北，台灣學生局書，民國六十六年，頁一三。

²³ 吳汝鈞，《儒家哲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七年，頁二六四。